

# 双“诚”记

## ——滁城人与小动物的温馨故事

□全媒体记者 陈殊妍

冬去春来,万物复苏,大地焕发生机。对于流浪小动物来说,也是一个新的开始,随着冰雪融化,大地回暖,迎接新的生活。滁州小动物保护协会工作人员方圆说:“春天来了,我们松了一口气,它们最怕天冷。”去年底,为了让流浪的小动物不在寒冷的冬天里瑟瑟发抖,滁州小动物保护协会和滁州学院保安处发起“宠物领养活动”,发动社会爱心人士领养或认养动物,保障动物的生存权利。据介绍,在活动开展的一个冬天里,百余只流浪小动物已被领养和救助。同时,记者也了解到,在活动开展之前,滁州早有一群爱心人士在默默照顾流浪小动物,奔波在守护健康、爱护生命的绿道上。



▼红姐家的小帅

# A 对生命虔诚地尊重

邵姐是一位流浪小动物救助达人,她养了几十只流浪小动物。对于这几十只动物,邵姐根据它们的性格和需求分别安置在两个地方,外向奔放的安置在开阔的野外,内向安静的就放在温馨的自家房间里。

在邵姐的带领下,记者来到城东一块偏僻的土地上,邵姐饲养的24条狗和一只猫就在这里安家。这个家很简易,四周围了一圈铁皮,上面是天,下面是地,家里留着天然的杂草和泥坑。但是这个家很温暖,中间空地上停着一辆旧车,是它们的游乐园,冬阳暖阳,撒野打闹,欢声笑语。

邵姐一进门,流浪“宝宝”立马跑过来扒在她身上,面对这般热烈的欢迎,邵姐满心欢喜,热情地跟记者介绍她家的每一个“宝宝”。洞洞,当初来的时候喉咙有一个洞,吃下去的饭都从洞里掉出去;大花和美美,是从狗贩子那里救回来的;大黄,是女婿在路上捡了送过来的,这个大黄性格有点孤僻,不跑不叫,只安静地躲在旧车底下;二黄,是被人家硬关在笼子里不给出来,听着叫声可怜,她掏钱买的;小黄,是被汽车撞伤了捡回来的;丑丑,当初肚子破了一个洞,生命垂危之际,她用艾灸、打消炎针救回来的;这里唯一的猫咪,断了两条后腿,和另一条大白狗同病相怜,因此相依为命,相濡以沫;旺财是最闹腾也是最聪明的,曾送给两家人领养,它竟然独自跑了十几公里的路回来了,至今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回来的,至此以后,邵姐就打消了再把它送人的念头……

她把一只狗带给80多岁的老父亲,老父亲每天晚上起来上厕所时,小狗来回跟着;她把一只猫送给70多岁的隔壁独居老奶奶,猫咪陪其左右,伴其幽静。许多健康的流浪“宝宝”都被滁州其他好心人领回家了,留在这里的大部分小动物基本本身有残疾。

邵姐一边说着“宝宝”们的故事,一边替“宝宝”们洗碗、铺晒被子、收拾粪便。记者看着她忙碌的身影,不禁好奇每天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。邵姐说,这里早晚1小时,自己家里17只“宝宝”也是早晚1小时,有时候还要去救助站帮忙,每天至少有4小时在照顾流浪小动物。如果遇到特殊情况,又得额外付出了,比如晚上起来给刚出生的小猫换热水袋,有时候怕狗被偷走,还要一个人睡在旧车上。为此,邵姐的正经工作经常做得半半拉拉的。

“就不能少领养几个吗?”

面对记者的提问,邵姐眼睛一瞪说:“养这个为啥不养那个呢?生命都是平等的呀!”

“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救流浪小动物的呢?”邵姐掰了掰手指头说:“2016年,我儿子考上高中,我租了房子在附近陪读,途中救了一只小狗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到如今有7年了。”

“在这7年时间里,你大概救了几只?”

邵姐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平均每年有上百只流浪小动物来过我家。”

“中间就没有想过停下来吗?”



▲邵姐和她的流浪“宝宝”

邵姐摇摇头说:“想停但是根本停不下来,看到小动物被遗弃、虐杀、贩卖,真的于心不忍。众生平等,如果我有能力而不救,良心不安哪!”

邵姐家并不富裕,家人刚开始能理解,可是时间长了也难免有怨言。除了面对弱小时生发的对生命虔诚地尊重外,还有什么力量让一个平凡人持续7年风雨无阻做一件在外人看来“不可理喻”的事?

# B 对人类真诚地交付

“做这件事,你快乐吗?”一问到这个灵魂拷问,邵姐笑开了,提高嗓门说:“快乐呀!我每次来这里看到它们无忧无虑地奔跑,一切烦恼都忘掉了,这里是我的快乐王国。”在邵姐眼里,小动物吃饱饭就能欢愉的生活要求值得我们学习,它们对人类的真诚值得我们反思。

在滁城,还有很多和邵姐一样关爱流浪小动物的。如城南的红姐,她在家养了一只猫,在外总会为流浪猫驻足,电瓶车上总会备着猫粮,投喂流浪猫是她上下班路上的日常活动。在外旅游时,红姐也会经常投喂流浪小动物,当它们毫无防备地过来吃零食时,她觉得那一刻被信任的感觉真好。

红姐家的猫咪叫“小帅”,在她看来,小帅不是宠物,而是家庭的重要一员,她在哪,小帅就会在哪,她半夜起来上厕所,小帅无论睡得多熟,都会睡眼惺忪地起来陪着。红姐觉得“走近动物,看看万物自然生长的模样,看看另一些生命的

存在方式,对自身生命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。”有猫咪的生活像被施了魔法,已经分不清是谁驯养了谁,谁快乐了谁,养小动物不是主人单方面的付出,动物的单纯、可爱、憨态可掬会治愈生活中的不开心,也让自己有了另一个生命的滋养陪伴。

阿映养猫之后也有这样的体会。他家的小猫咪叫“蓝总”,他开始养猫是为了给即将高考的儿子带来一些快乐和陪伴。阿映回忆说,儿子一直把“蓝总”当成宝贝,每晚下自习回来总要抱几分钟,嘴里还不停地唠叨“好解压呀”,那一刻,学习了一天的疲惫和压力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可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和相处的深入,阿映发现“它开始喜欢我了,即便我有对它粗鲁的时候,它承受着我情绪的波动变化,却不是为了生存讨好我对它的供养。它对我的全然接纳,唤醒了我在内心对它的慈悲,渐渐地我也喜欢上了它。”

阿映包容着“蓝总”上餐桌、爬床、滚沙发的“越界”行为,因为他觉得这是猫的情性里携带着

的本来的样子,那是它呈现出的真实的自己。阿映也尝试着和“蓝总”聊天沟通,“蓝总”会时不时地以它的方式给出一个回应。那一刻,当两个灵魂都澄澈无求的时候,无需语言,也能心灵交融。

对于小动物而言,只要它们的健康安全不受威胁,幸福就是它们的预设状态,随遇而安,知足常乐,真诚以待。小动物天生拥有的福气,是人类经常希望达到却又达不到的境界,这也许就是他们喜爱小动物,并发动内心深处的善念尊敬生命、保护生命的主要原因吧。

看着滁城爱心人士救助流浪小动物的虔诚,感受着小动物对人类的真诚,不禁感叹“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”的冰冷时代已成过去,但是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的温暖情义不会尘封。



▲阿映家的猫



▲红姐家的小帅



# 岁月千秋,诗书天长

## ——《下阿札记》序

□许春樵

最初的记忆里,姜培忠是个诗人,是报刊诗歌版面上的常客,有过《亲情伞》《笔走黑白》两本诗集问世。他的诗游走在抒情和悟道之间,经验的想象和丰富的意象在情感爆发力加持下,似乎更适合朗诵和大众传播,不少诗歌被电视台录用。在合肥偶遇一位名主持,喝了酒声音依旧雄浑,他举着酒杯在空中比划着:“朗读培忠的诗,激动之下,还有感动。”

读了《下阿札记》,固有的印象被修改了,甚至被颠覆了。用化学家来定义姜培忠,也许更准确,他对地域文化研究的贡献比诗歌贡献更大,也更具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。

天长在姜培忠笔下最早是以诗歌的形式呈现的,那是想象与情感视角下的历史与现实,或许是在某一个夜晚,当姜培忠背负着诗稿潜入天长历史深处时,他发现诗歌无法抵达故乡的历史真相,也无力还原岁月的荣光。

自千秋设县,千百年间,有方志中的天长,有小说中的天长,有故事中的天长,有书画中的天长,但缺少文化视角下的天长,《下阿札记》钻了这一空子,也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。

《下阿札记》也因此拥有了独特的眼光和独立的价值。

这是一部面对历史,深度挖掘天长文化资源,深入梳理天长文化脉络,深情演绎天长文化现象,深刻揭示天长文化气质的书。

以文化的名义,《下阿札记》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文化走廊里,找到了天长的座位,固定了天长的地位,后人们用文化的眼光看天长,会看到一个超越了物质繁荣与世俗温暖的天长。

《下阿札记》的芸芸众生中站出来的是文人,从四野八乡弥漫出来的是文化气息。

一生穷困潦倒的宣鼎凭《夜雨秋灯录》,这一中国文言小说扛鼎之作,成为清代文言小说压轴者之一,他攥着一卷小说,走进了中国文学史。《聊斋志异》里都是妖魔鬼怪,《夜雨秋灯录》却满是人间烟火,更接地气,宣鼎同时还是戏剧家、画家、诗人、篆刻家……

王贞仪是“东汉女学者班昭之后,一人而已”,在天文学家、数学家头衔之外,她是一位诗人、散文家,一本《德风亭初集》文风蔚然、才情四溢。

何仿改编而成的《茉莉花》,从扬州的民间小调,升级为中国民歌的经典,融进了普契尼的歌剧《图兰朵》,成为风靡世界的旋律。

姜培忠“文化寻根”的意志异常坚定,多年走访各地历史遗迹、图书馆,查阅文史资料,采访关联人物,一些不为人知的文化名流陆续浮出水面,于是,读者在《下阿札记》中见到了天长女诗人陈珮,她的《闺房集》收入清《四库全书》;结识了天长东家私塾教师、青年诗人王令,这个活了28岁的短命诗人,诗作收进了《全宋诗》;还有女诗人刘文如、袁晓园,清末、民国诗人郑逸青等纷纷“复活”。不难看出,后来天长出了那么多诗人,一是源于诗歌传统,二是基于文化基因。

文化视角下的天长,书中首先写天长籍的文化人,其后写与天长

有交集的文化人。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三十一集“天长县同访豪杰,赐书楼大醉高朋”,二十九回写到了天长杜少卿,天长以标题的分量在四大名著中就此扎根。王安石在扬州做过签判,妹妹嫁给天长秦栏进士朱明之,曾巩在真州做官娶了秦栏朱氏,曾巩女儿又嫁王安石弟弟王安国,两位文学家因为天长而亲上加亲,重要的是为天长留下许多篇章,曾巩为天长撰写的五篇墓志铭堪称散文经典。文天祥诗集中也为天长留下了两首诗。

中国古代做官的大多是文人,科举上来的,以能赋诗作文,为人中上品,王安石、曾巩、文天祥就是生动的例子。《下阿札记》中写到了天长秦栏一门六进士,靠读书科考走到做官的路上,他们统一的标签是文化人,包括天长状元戴兰芬也是一位诗人。另一位明代进士王心做过兵部主事,又做了《嘉靖天长县志》的主撰,相当于主编,还开设了天长“同人书院”。王心要是不降职,可能就不会为天长编写出第一本县志。如果没有这本县志,王心很难被人记住,也不会以单篇出现在《下阿札记》中。所以,曹丕说“年寿有时而终,未若文章之无穷也。”

随着阅读的深入,就会读出姜培忠的文化情结贯穿全书始终。其中地域文化的研究占据半壁江山,书中的天长地理考证、孝道文化考证、历史古迹考证,是以学者姿态发掘,以研究的态度剖析,以文学的表情阐释。唐朝都城在长安,离天长几千里,唐玄宗为何要割三县之地设“千秋县”,这与中华世祖尧帝出生地“下阿之南”在天长,遥相呼应,一拍即合。开篇对“下阿之南”的考证据极具说服力。天长“孝文化”是书中的另一个亮点,在“二十四孝”之朱寿昌弃官寻母感召下,明代石梁孝子王枝,从徽州回家为母亲尽孝,清康熙天长沂湖孝子徐颖,从四川长宁知县岗位上回家尽孝,两人都因悲伤过度,不思吃饭,死在母亲的坟前。姜培忠从孝子祠、孝子墓等古迹开始考据,辅以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,将天长“孝文化”整理出一条脉络,串联成了一个体系。地域文化考据中,姜培忠对家乡“马汉河”用力最大,用情最深,文章有六七篇之多,千秋县所在地,骆宾王失踪地,天官画发源地,甚至就是尧帝出生地,“谁不说俺家乡好”,姜培忠对“马汉河”的感情是对天长感情的具体化和典型化。

《下阿札记》不是民间故事汇编,而是历史考证与研究,不靠道听途说,而是实地考察,姜培忠走遍天长城乡,足迹延伸到南京、义乌、宁波、北京、扬州等地,书中旁征博引,以经典、史料、方志为依据,形成系统证据链,最终将自己的分析判断夯实扎根。

《下阿札记》下的是学者的功夫,是研究者的付出;弥漫的是文化的情怀,是文学的魅力。这本天长文化的书,对于天长来说,历史价值大于现实价值,史料价值大于文学价值。

岁月千秋,诗书天长;孝行人伦,文韵芬芳。是序!

书苑 滁风

